石匱書

明 釼南張 岱著

陸炳郭勛仇鸞列傳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籍較尉隸興獻王於興邸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使炳少以力拎強敏稱登武舉襲父職 世宗幸承天至衛輝行殿火大臣皆逢至獨炳直宮門負 上出火中上德之東駕還京詔掌衛事游加都督遂驟貴擅殺兵

馬指揮為御史所糾詔帥問炳貴與其父黨同列炳
陽敬之徐以計去其易之若又害事閣臣夏言以此
日盛重亡何御史糾炳亂撓政擅撈禁小錢諸不法
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大驚行金三千鮮救不得長
跪泣謝乃已炳銜言刺骨尋言與嚴嵩爭寵不勝免
炳誅嵩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言坐誅嵩從此益引
與計咸寧侯仇鸞用事初與嵩好已相軋察奏嵩父
子不法事而患憚炳炳外曲事鸞內出重金帛採得

鸞陰事鸞病且死發其通虜狀鸞死　上怒斬鸞棺戮其尸加炳少保歲支伯爵俸而嵩復錄北得幸炳選用衞士緹騎皆京師大豪多布耳目所睚眦立碎中貴人馬廣李彬皆握重權有氣勢炳前後詗判竝坐下獄死京民貲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其所用耳目瑣屑小有犯亦即置之死諸豪以其方幸　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援冥同列以此畏而爭暴趨之至士大夫　上意所恨下詔獄逐杖者

炳樣之不令即死矣 上瞬即貶謫出金錢為治道里飲食費炳武舉出家宰李然門然所得大用皆炳於 上前陰推之後坐誣死 上意叵測莫敢吊者炳經紀賻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為其勤於治官戲皇出入興萬及 上所親近中貴人錦結婚姻盬捷相重益燭合 上意 上春秋高奉玄永壽宮詔成國朱布忠等直節無逸殿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賜在外衆有與軍中得肥騎炳益選駿騎七千人置

裨將別領之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駢賁超衆所地之士以十計鮮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矣部將其籍仰屋嘆而已嵩縱其子世蕃攬文武諸曹炳從中調持諸曹亡所不關切方鎮督撫大臣非交故而賤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說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蓄金瑤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妾紈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備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田居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遺內閣中貴人

亦以為訐諸閹臣以地望相逼外相倚為懽而文以其不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殺者炳卒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謚武惠賜祭塋官其子為指揮僉事穆廟即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郭勛鳳陽人正德三年以祖英蔭襲武定侯嘉靖十八年復僞逃承天進封翊國公二十年給事中戚賢劾勛進畢兇狂假擅威福擅理營工占役軍於田園甲第各倂徧於京師水運陸輸措趁及于天下勛蹤

乞罷　上優報之已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廟災
陳言、邇來勳戚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藉棍
取地錢、擅科私稅、舉放子錢、准折男女、稍有違抗、即
挾以官刑、巡警私獄、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等
覆奏當禁、　上令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嚴
勘給事中章允賢漫言　皇上側身修行特恐民隱
一聞臣等豪強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即令都察院指
實奏聞、命下四十餘日遷延不舉、畏勢豪慢朝廷、如

國與何　上令都察院即日奏覆于是王廷相悉以
京城內外諸勲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勛事跡爲多
同恭勛驕貪恣縱請敕錦衣衛逮其奸黨孫濱等拷
訊之勛疏辯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擅索地錢所
令看守經理之人衆多幾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勛辯
初恭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弊多端乞
勑同營提督文臣與勲臣同爲爪掾　上允之命給
以勑勛私心不便勑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官復恭其

抗肆作奸、植黨、勳辦疏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吏努賜勦等語、上大怒、忠其不避、責王廷相朋同抗違、革職為民、於是刑科給事中高時等晝發勳奸利事、且延其交通張延齡等朋比為奸、上方惡延齡、令錦衣逮勳、鎮撫司究問、獄具送法司定罪、當參亂朝政律、擬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報可、其奸黨孫濼等、發煙瘴地面充軍、十三道御史同亮等、參鎮撫司指揮孫綱、刑部尚書吳山、郎中錢德

洪主事馮煥狀同罪下獄煥德洪法司逮問奪山俸朕官會訊始盡依科道諸疏所指悉從供定勛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褫斬死獄中孫綱等各擬罪有差孫濬等如擬家産沒入官父之勛子守禮請襲侯上許之曰郭英勲戚未可使因玄勛廢祖功

仍驚寧夏人以祖鉞陰嗣侯薦居京師小巷儉如京官箏而兵部尚書彭澤為薦延譽公卿間 世宗欲征安南使鸞為總兵薦至廣東挾所捧勅書欲鎮守

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痛伏見珣不聽鸞遂劾珣
上責鸞輕徼居還其後復總兵事夏以副將軍應從
承天再爲河西總兵加宮保坐與曾銑搆下獄及銑
罰下獄鸞罰獄中訐奏銑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
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鸞鎮守復宮保如故鸞
至大同遑遽無策有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公勿憂
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即爲鸞持貨幣夫入
虜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即過大同毋

入也俺答受義榮貨幣遺之箭鏃以爲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長榮曰虜騎東主公宜自請入衛可以爲功而上結于 天子鸞悅即佯奏便偵虜東行且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爲防守惟 上之所命上壯之詔鸞留壁居庸關閉警入援鸞極言馬市宜開爲邊鄙萬世之利 上是鸞疏議開馬市而虜果蹂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 上益信鸞詔入援鸞

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日虜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騎至安定門外鸞不能戰尾之而已珏邀虜白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疋鸞即以聞　上喜謂鸞功即軍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治鸞尾虜至東直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之上益謂鸞能既虜西退鸞出兵尾至白羊口白羊守將阻之反東還鸞軍猝與遇大驚散鸞更道取死

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加太保兼太子太保
上遂倚鸞能定試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爲三大
營以鸞爲都督使凡鸞所言 上無不從賜閣書得
密論事而鸞恐通虜事覺畏人言之乞禁戢流言
上許之復許鸞自舉戰將不必繇兵部必驅虜三千
里外如皇 祖時鸞爲計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春乞假臣
經略名臣赴宣大遣中地伺虜動靜爲進止必不貽
皇上北顧憂 上喜優答之明年馬市議成 上命

經略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繼盛諫阻坐斥爲狄道典史而鸞尚於 上前大言謀摯虜其所言詞軍卒修車馬皆誕謾非計然兵部不敢盡阻鸞說而上吏命悉從鸞鸞不能發一矢何虜虜藉市往來無忌所市馬要以瘦老虜塞虜之貢者無馬可市徒有牛羊請以易菽豆於是朝議虜慾無饜不可許鸞乃請戰而召還史道馬市遂廢明年虜數盜邊朝議藉藉咎鸞鸞益謗言毋鎮選死士萬人待臣戰虜入犯

命諸將毋遏縱其南臣死戰于內出奇兵夾攻於外虜必授首矣大司馬趙錦敗其非計遂發調邊兵及虜犯大同邊報日急鸞不自安乞罷不許亡何疽發於背復請與疾赴軍　上知鸞不足恃止之詔納還敕印以時陳代之而大學士徐階遂參疏鸞通虜誤國狀　上大驚命陸炳察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左右行財奸用事者悉知誅而顧欲即發尚恐無實驗乃令人誘義榮亟亡入虜義榮信之各亡

去炳使人邀擒之乃言鸞與大同時私通𦵏遺幣帛諸物𦵏亦與鸞箭鏃爲信契義榮火承遠往來今懼發七𦵏中欲引之入犯是爲鸞死前一日 上大怒而鸞已死即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當誅及律宜追戮詔剖鸞棺梟首傳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悉發配有差

石屢書曰郭勛陸炳仇鸞皆 世宗寵人而勛以應

從寵炳以救焚寵鸞以詐冒邊功寵一時燻灼世宗固寵之無比而寵豈足恃也勛一煩主眷更無奧援敗不旋踵鸞不終附嵩而禍速炳終附嵩而禍遲媚奧媚竈於三人當知所適從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明 剡南張 岱著

楊廉嚴鐸張邦奇朱裳唐冑列傳

楊廉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為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嘗從湖貴册㴱

州知府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廣歟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為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敢紊亂誠慮淆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作民且紛然衆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修日講優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敘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

將曰西方恂鐸曰當如君入索怕亡有踦蹻已又曰
記有枯魚即取煮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半魚
與永俱來陽欣然沽酒煮魚與飲三人大歡罷以父
老乞歸養尋丁艱已有犬而角衆共留鐸鐸曰兵象
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公家鄉
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後待告復被命起
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虛心約己端飭自勵清慎教士
重力行抑兢進而憂時濟世尤為惓切又復請告嘉

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鐸清約淳雅志尚真純道足鎮雅然浮學足訂頑起儒請如孝宗聞謝鐸故事即家敦促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閑門巳有居之造塋嶼洞術仰嶸中憤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吼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鐸辭華就寂奄正明恬雅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

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

張邦奇鄞人生而岐嶷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已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同畯個作當道勸爲勉至京師力求使命出爲湖廣提

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
襄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
升奇奉親游宦既二親不樂父居楚復乞歸 世宗
即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
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
郎父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
終養 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朔乃有不許再以原職
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

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
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
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
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叢崇
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
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苟議論依忠孝無言事

未嘗不引稱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髭齔有聞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靡稅胡然有返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學博達通明清儉莊肅邦奇無而有焉邦奇卒其母尚存後至百歲

邦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名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軍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

閹璫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貓捕鼠貓亂鬪特主人可助鼠耶疏璫八罪王御史得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肇慶嘉靖初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為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

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業瘁有所過内使望裳歐其胸快

快綮卒乜級閒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為鄉
舉則曰充舜君氏孔顏師友所領也自其為御史至
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運句茹
菜具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布政浙
江史私書其業曰清如水雖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
清饑揆儈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妝生媼至以為
備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
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俺面曰醜看醜看其

始入官時嘗寄一緘於其父鳳々怒詬曰胡用此骨
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
志𡩋墓比之軒輗隆慶三年賜祭葬諡恭簡
唐胄瓊山人幼穎敏博通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户部
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憂
服請罷蘇杭織造内臣出内帑爲宋死節臣趙與珞
等請謚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諸從
學令其遺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戮士官莽信

縣山令趙九舉之橫虐者諭鮮木邦孟養之亂政肇
大者歷廣西左布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請祿受封
輒請補祿聞王牒曰始冑同祿當從爵未爵何祿疏
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為令古田鳳凰寨常賊為亂
兵征無功冑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之賊曰是
前提學送諸猺子入學讀書者耶即從朝輔來見鮮
甲受質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江漳陞戶部左
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冑陳不可者八大要言

華夷者天地之限　高皇神武不出世矣安南不征
著在祖訓一不可也　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立陳
氏後已無所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　仁宗常恨之
至于　宣宗克承厥志棄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
代當其盛時侵爲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征之
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主而嶺
南還郡外警遂稱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
若謂中國舊地宜乘亂取之臣故爲援南征深歷浪

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摽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平交阯定繼亂所不嚮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復起中朝武臣陷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此況前代又有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而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

其衣齋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操按以其姓名不符
物封卻而拒之各爲自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
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
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凱口之師而廣糧餉又已屢
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
加以水旱獨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皆
進有可求耳以臣祀憂殆有甚爲唐之衰也自玄宗

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代遼之役始今太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屬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闇于大體萬一狥枉帑或隨之即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出憂不在四夷而且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奏稱冑忠謀上亦同胥後議武定侯勛恃寵請配享其

祖英於太廟胄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與從祀居頃之
以爭明堂大禮下錦衣考訊褫爲編氏其兩疏詞並
他見胄狀命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疏
詳核古今迺大駭疾章時值章聖太后拜宮南謝北
同力稽前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胄與林俊吳
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卹典未備詔贈右都
御史賜祭葬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
石隱曰余觀成弘之際尚多君子而攻其立朝用

世寔鮮無才以理學顯者不重事功以清介著者薄言經濟以忠諫名者不問操守如楊廣魯鐸張邦奇朱衮廖冐五君子者亚色讜言屹然自立葢皆讀書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明　劍南張　岱著

海瑞列傳

海瑞號剛峰廣東瓊山縣舉人再上公車不第便就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上官優容之及御史行縣諸上官曰海教諭能復強項乎御史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亦平立如故曰若至堂院當以屬禮

見此黨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而訓稟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學深博士瑞教諸生以古聖賢道求修餽遺盡卻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加禮諭等遷淳安知縣俸薪外不取絲粟菜蔬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爲旦夕取用時胡宗憲總制浙閩權甚重家僮過淳安瑞無加饋制府竟無錄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觔矣蓋異之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天下鹽法行部攜妾自隨妾裝五綵

與十二女昇令長跪上食两飾文錦踰器用黄金
八寶莊嚴之將往齊雲道出淳安瑞乃為書上懋卿
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累頗取他道往懋卿見
書色變父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潘泉郡守聞
之股栗曰令何憨累我輩矣瑞時已晉嘉興別駕懋
卿私人以他事間瑞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
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粮瑞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蠲
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户部主事時　世宗

尚玄修朝政多曠瑞上疏曰臣請直奇言天下第一
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
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
備而責臣工使盡言也昔漢臣賈誼陳政事於文帝
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已安矣臣獨謂未也曰安
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
多未達之理不究所不逮以治且安當之所名愚也
不究所不能以治且安頌之所名諛也 陛下英斷

厲識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癈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寘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為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克其人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衆陳賈抒三代而後稱為賢君　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載父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

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
而不返大以人以為薄於夫婦隔弃屢絲盜賊滋熾
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救破產禮佛至於室如
縣罄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即因陛下之年號而編
作口號曰嘉靖嘉靖家家乾淨謂民窮財盡靡有孑
遺也邇來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道
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且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群臣謬順修齋建醮相

率進奇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宮造室工部則極力經營取奇覓買戶部則尋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難辭以順　陛下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若是者誰以為大欺大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　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已私或不詳審恍亂政事有不足當　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是已拒

諫批 陛下一二事之不當懲 陛下千百事之盡
然陷誤 陛下終於不擇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
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何古聖
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
終 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 陛
下所尊陶仲文號之為師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
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怪妄

尤甚惟聞伏羲御宇龍虎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獲有此瑞九疇八卦類之聖人闡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禱乃成蔬無因而至有徑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 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捏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

近觀嚴嵩遜 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 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鶴笑依違爭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 陛下所為有以宰制其心也 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謨寘身先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寘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代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備蘇敝

閫外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廕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府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在節省間尒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尒 陛下為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於其間 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

無為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
物洩薰為太和 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祿
式立 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
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與輕舉之方切切然
散爵祿竭精神求之於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為諛
小臣畏罪而為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
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 陛下反情易慮
神前祭 帝故自此充辯以充君齊而罪謂其不及

漢文疏上大怒怒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罔留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拘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嚶曰皇帝愛賞海瑞而後忿我輩 帝察訪外誰與瑞同衙者聞官見瑞皆避去官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誇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衞棺一具候入水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縣秉無所取 上亦為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

稱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
因畜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
諫止之何乃蒙瑞奏詈至毀君遂錦衣長繫之 上
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直無寵治意錦衣獄
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當死竟留中瑞在獄有都御史
徐紳者與同繫忍一日取瑞出衆洶洶謂且就西市
矣紳亟往視之瑞方坐食飯一盂猶未已紳曰當此
危急何餘為瑞徐應曰此至西市尚遠食少不飢乎

吏進一盃呼從者取茶漱口從容整衣冠而行若平
居出門者去有頃復入獄紳善趨迎之瑞亦黙喜色
顏爲紳曰又空走一番不知何時了結未幾　肅皇
帝崩外廷未有知者提牢主事知狀爲設盛饌款瑞
瑞飽啖飲酒踰常度主事曰先生何懽之甚瑞曰死
作飽肚鬼不勝若救代即盡舊例次日行刑前一夕
必與酒飯瑞同分必死故飽啖之主事附耳曰莫悞
莫悞宮車已晏駕先生旦夕出此門且進用矣瑞問

同果否同果矣即大慟投體痛洒盡嘔出很藉滿地
絕而復甦扶歸禁所哭終夜不輟聲又明日成服哀
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莊皇帝即位以遺詔出瑞
復故官累遷至僉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貪吏望風
解印蘇故有織造太監出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吳
中有顯者構第居一夜燬之瑞為致一以適民隱抑
強橫為主訪知民間產業多被鄉官侵奪裁抑過當
吳中刁民訐告紛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

家絕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閒強壯禁誣訟而

訟未息其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貢者自貪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嘗嘗止與臣誠俱為吏部竟諸紳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不數月即解任歸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餅蔬冬不具裘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史撫咎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　上特起為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掌院事時年七十有二即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耶老臣耄矣受 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爲以犬馬餘齒避惟盡恩哉莅任後有一御史爲戲宴瑞集諸御史堂上諭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御史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於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敢語洞中情弊而節人塗

傳巷誦伺大僚至下屬無敢劇飲爲大宴樂而花臺牛首燕子磯諸處官舫游後殆絕三年病劇屢疏乞休不允竟卒於官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篋帷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咨其僕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斂士民哭之爲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盈兩岸攜雞黍酹之百里不絕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友王弘誨爲之作傳贊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

戚音樂熟貴撤弱從方拜命而轉代乃尒此豈在聲音笑貌也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又多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固其不可一世也而遂抵其不得用於世則不可嗚呼行為圖楙德足世儀患以違名介而遠利剄撲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石匱書曰世宗英斷言官喋不敢出聲恭嚴此父子疏十餘上無敢言及秉輿者逍海忠介上疏極言

世廟之失至有僭竊所不能受者故京師為之語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官不言而部官言之進士不言而舉人言之海內不言而海外言之　世宗能殺之而能不殺主聖臣直吾於忠介見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明　古劍張　岱著

陸樹聲　瞿景淳　周大臨列傳

陸樹聲號平泉松江華亭人嘉靖庚子舉鄉試辛丑舉會試第一人改庶吉士三年授編修樹聲落落寡合在京惟鍵關讀書謝絕謁客時分宜當國諂媚成風一日詞林相約入壽衆服吉樹聲獨青衆問故曰不知分宜目屬之又分宜盆菊盛開衆以事至爭呈

見取笑樹聲從後擲語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閒者鮮矣是時詞臣多攻青詞為職業樹聲謝不為閑臣聞有所屬輒曰方作家報無暇為之廷試掌試卷分宜意有在樹聲故亂其卷分宜無所得乃止樹聲立身抗直分宜雖不悅亦終不能有加于樹聲同館有為冢宰所不禮者群訴分宜分宜曰公等如林惟平泉閉戶蓑笠彼橫逆者何施樹聲遂名望翳起丁艱歸六年補南國子監司業未幾請告構遺園以老

戟嚴還侍講請告歸侍養太夫人與偕之京師以火

次焉左春坊左諭德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

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纂較永樂大典陞以太常寺卿

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為吏部右侍郎三載

會　神廟物以轉坊禮部左侍郎召兼翰林院學士

仍佐部事景淳感奮曰　上果用我矣時大耆就道

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強自力北上北朝尚侍經

筵修　世廟寔錄　上所以用之之意益切而病益

不支疏復乞骸骨　上廉知景淳憊伏憐之予告不
及一歲而卒訃聞　上為下所司治葬諭祭二壇贈
禮部尚書定謚文懿景淳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
以峻行示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數葉不色
戚既第日陰貴不色喜所授即匹夫孺子不以惰見
其最重者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投然有三
軍不可奪之氣具价冊鄭藩鄭王以言事泆鳳陽繁
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幣甚重景淳

一切掛勿納其正使恭順矣雖副使故亦勿納而晏

知　上使提騎詗之倭乃懼語景淳曰徽公幾中法

景淳曰吾不知也弟吾所持使當如是耳景淳請告

還京從衆謁相嵩相嵩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

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性胡君何好亂

也景淳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倭

目睹也胡總督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倭日益猖亦

子財賦地也不倭南中人不得一巢枕卧何言好亂也

相公業不欲聞誰為相公聞者於是相薦改容謝曰甚大主之箴我然數已目擯之矣繼領誥勅陞太保炳為縱騎帥與相薦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朦朧挾兵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相薦力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袍要景淳景淳笑不顧曰公毋凋我吾所守者禮也太保不用懌去自是不敢請封矣景淳嫺於文辭四方造請碑誌序紀者日踵門景淳援筆而應之有餘功有先輩

稱之曰貍公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

陶大臨會稽人為莊敏諸之孫中丞大順之弟大臨生而端凝不妄言笑兩歲就外傳塾師習灑掃拂几展席冬不得擁爐夏不得揮扇大臨獨安之曰童子分固當爾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著塾師以語莊敏而奇之嘗閲至莊敏書閣見名臣奏議輙手為抄錄得數卷莊敏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工屬文十

五補博士弟子應省試値有隣女奔大臨者郤之三

已遂從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爲學毋謂聖狂同

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凡三試而舉于鄉三試而舉

禮部是謂嘉靖丙辰廷試射策以第一人進呈拆名

至第二卷爲朱文懿大綬　上曰大臨不如大綬遂

更置之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分宜欲致之門

下數遣其子世蕃候見大臨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

一刺報而已仙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大臨獨

甚之將來欲擊相嵩出蹴相商大臨請之曰還爲君
計卻爲勝之則毋觸嵩有諸訛筆汰其甚者已時來
疏上下詔獄詰則所共謀五毒備嘗或傳且誣伏者
大臨聞之泰然曰遣銅藥物醪糗時來謝毋重累故
人大臨笑曰奈何使君獨爲君子時來得不死以戍
去而大臨以憂歸服除仍故官較録永樂大典元相
徐階心器大臨數引與議國事會 世宗晏駕遺詔
及他箋表皆出大臨手筆尋以封公侯歸會大典成

進翰林侍讀召充　世廟寔録儀較應天試務還進
侍讀學士升南大司成召侍　上講讀于春宮尋進
詹事仍兼學士如故　神宗踐祚遷禮部右侍郎高
經筵日講首講大學講明明德如磨鑑不虞昏新民
如澣衣不虞污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凡所陳說每
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撙工役
飭邊政娓娓不已大臨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
上亦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改吏部仍日講修史

歲首大計吏大臨秉筆去諸梟之巧附勢者二留運司之告郡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衆大驚服大臨爲人寬然長者然閎默不淺尤愼取舍絕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淩而辱之因於令者大臨勿之問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大臨大臨竟勿之問里衷有御史還當令治疑其獄大臨徐謂之曰罪疑惟輕令悟趙寬之豪後知其間挾百金爲壽大臨謝曰悞笑我何德于公公無厭此金祟耶胡不易粟帛賂族

姻之飢若寒者大臨有子之喪窘於棺陸炳遺之美材可百金迄其直不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大臨設薄酹〻之呼其子繹投直曰吾以不欺吾志也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門納交者計亡之則購名書畫彝器以餽大臨笑卻之曰吾惟無好耳好則金帛與書畫彝器等故家產甚薄而其自奉極儉約疾劇顧伯氏曰書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科甲官近列如國恩何惟生者勉之遂瞑訃聞諭祭塟贈禮部

尚書謚文僖

石南書曰三君子者皆寬然長者而清操亮節人不能犯人雖嫉之而卒無有以加之者辟猶泰山之高四十里遠邇睹礴絕不示人以斷崖絕壁而其高也已蔑薛無際矣三君子自處誠善而惜皆潦倒跰陸不蓋其用是豈世道之幸哉